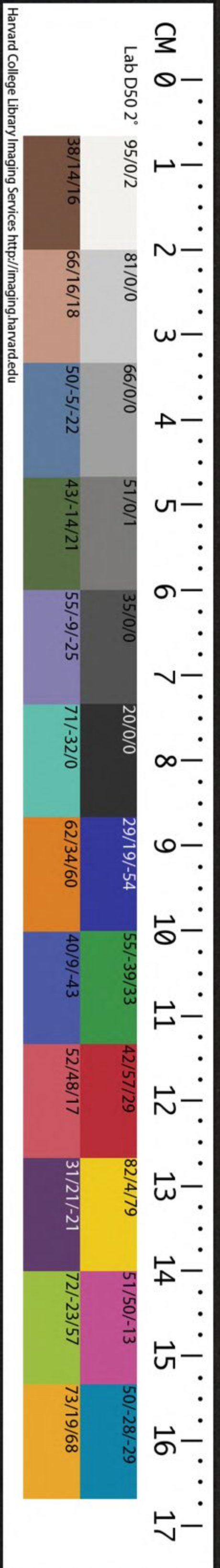


7

T 2512.254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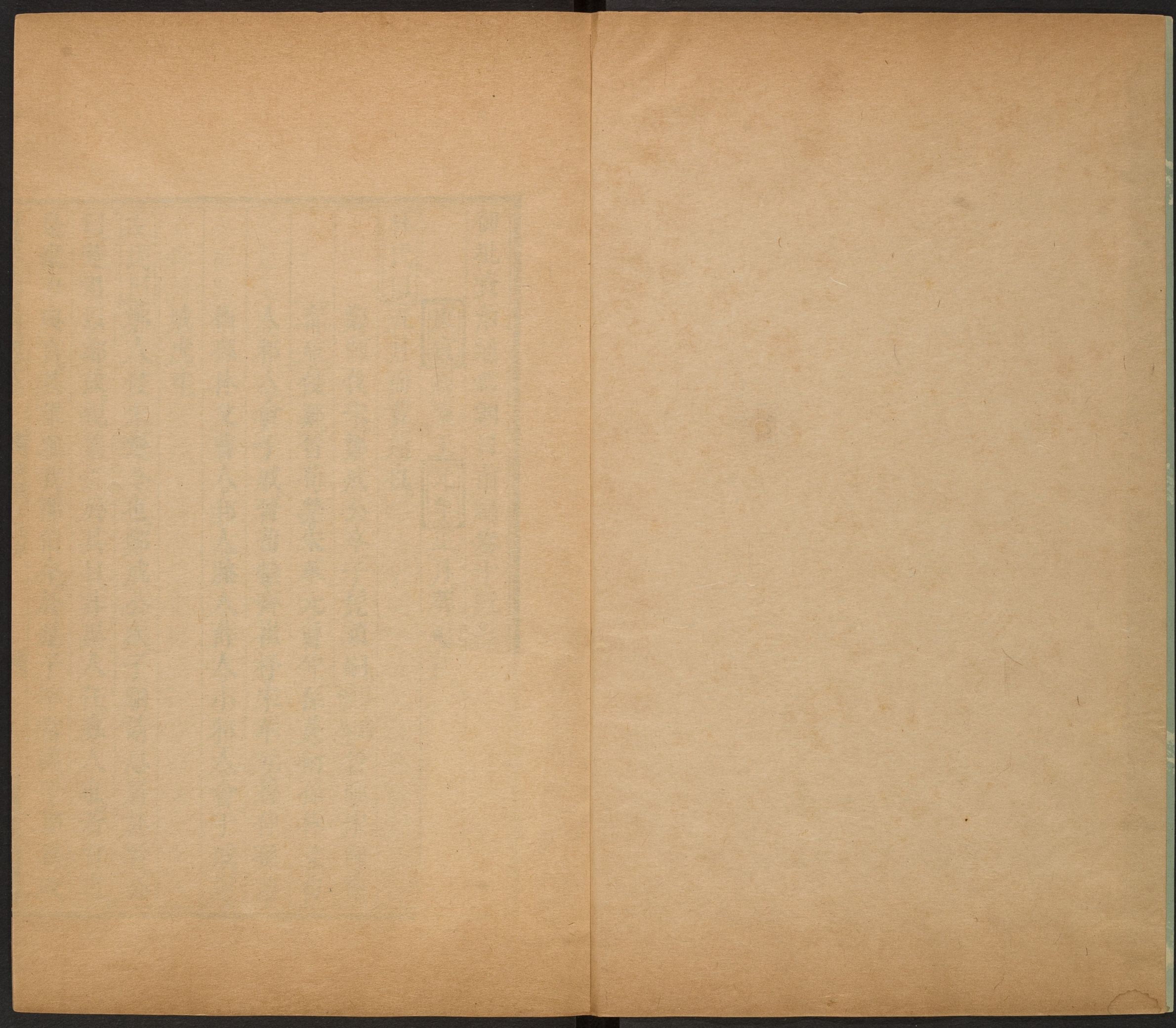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NOV 20 1935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周 卷十五之十六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庚寅周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

林氏曰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鄭成公卒。子髡頑嗣。

是為僖公。

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晉荀瑩。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

城虎牢。

左氏曰鄭人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人伐楚。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左氏曰。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郟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誦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爲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

侵陳。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五年 莒人滅鄆。

齊侯滅萊。

六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鄆。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公子騂實弑之。而立其子嘉。是爲簡公。陳侯逃

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鄆。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隱之也。弑也。不言弑。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未見諸

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履祥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弑書。疑獄也。獄之疑。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弑僖之獄。非疑也。夫以霸主在焉。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來。其卒不明。從其瘧疾之赴。以是為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于鄆。鄭伯鬚頭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於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蕪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僖公加於人。一二等矣。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

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師於武城。以爲秦
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魯齊宋之大夫。
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衛曹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邾人。從趙武。魏絳。斬
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
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
戲。鄭服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
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
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
平。子孔。子蟠。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
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

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履祥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蓋助秦則秦彊。而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於拒秦。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於爭鄭。蓋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畧也。所以伐鄭而歸。急於息民出積。亦以饑故爾。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遂滅偃陽。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

黶欲伐鄭師。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戕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爲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爲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

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

闕。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

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疾。急也。何爲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

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戍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濫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

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奩。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胡氏曰。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有一年。

吳子壽夢卒。

春秋作乘。

長子諸樊立。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履祥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楚共卒。子招立。是為世子出奔吳。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敗績。

十有三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

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欒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荀偃令曰。鷄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報欒之敗也。又無功。晉之耻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

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

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犬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犬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

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從其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

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犬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犬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士匄。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有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齊侯伐魯。圍成。

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晉悼公卒。子彪嗣。是為平公。

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襄十

一年。十三年。莒人。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伐魯。未之討也。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晉人執莒

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

司馬。祈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

于濫。高厚逃歸。於是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

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

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侯伐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之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十有七年。

齊師伐魯北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成公卒于師。子滕嗣。

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

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間。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犬子抽劔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

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文公立。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齊靈公卒。

子光嗣。是爲莊公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

左氏曰。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之。

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季武子如晉拜師。歸。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

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馵聲姬。生光。以爲犬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犬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犬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

左氏曰。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產爲大夫。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范鞅以其亡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十人。囚伯華。叔向籍偃。祁奚乘駟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

庚戌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

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

左氏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左氏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掌委積之官。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讀

為楫。見周禮。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也。○又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本姓解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

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鮒。鮒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鄆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

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

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

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

衛。先驅。

前鋒也。

申驅。

次軍也。

曹開御戎。

公車也。

晏父戎爲右。

貳廣。

公副車也。

啓。

左翼也。

肱。

右翼也。

大殿。

後軍也。

自衛將伐晉。

晏平仲曰。君

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弗聽。崔子曰。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

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菴。魯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
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
○陳氏曰。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
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
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
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

穀洛關。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
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
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

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
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
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天昏
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古之聖王。惟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
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
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
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
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
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

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微懼。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三年

齊人來城郊。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郊。王城也。於是穀洛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

鄭伯如晉。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

輕幣。鄭伯請伐陳。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遠啓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是

景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齊崔杼伐我。以報孝伯之師。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公患

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

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崔杼娶齊棠公之妻。

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

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公問崔子。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

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撻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陳侯扶其犬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三
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

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乃受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使趙武爲政。

左氏曰。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史記曰。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

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襄之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辭。敬妘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妘曰。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穀曰。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犬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名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卽剽。無諡。及犬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使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

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

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許靈公卒于楚。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襄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往。獨鄭伯自行。故許患欲

報。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左氏在明年。經世在此年。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疆告慶封曰。夫子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以告盧蒲嫫。盧蒲嫫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疆殺偃無咎於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

殺成與疆。盡俘其家。其妻縊。遂滅崔氏。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許之。告於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大宰退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季武子使
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
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晉
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
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
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楚子曰。尚矣
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楚子
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如楚涖盟。楚遠罷如晉涖盟。宋左師請賞。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削而投之。左師辭邑。○陳氏曰。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此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春秋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

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而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鱒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爲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乃使文子爲卿。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

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

楚康卒。子麋嗣。是為邾敖。

左氏曰。宋之盟故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公如楚。及漢。楚康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人使魯公親禭。乃使巫以桃。芻先被殯。楚人悔之。楚郊敖即位。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踐位。

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又曰。至于靈王。生

而有頌。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逸周書曰。晉平公使叔
譽于周。見犬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遂巡而退。不遂
歸。告公曰。犬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輦就
復與之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師曠曰。請使瞋臣
往。師曠見犬子。先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
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願聞須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
來。吾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
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其成不驕。自晉如周。行
不知勞。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門。道路無限。
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
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

舜者天。舜盡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
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善取與。與必度正。是
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延夫其身。此之謂仁。
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儀。此
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辯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爲尊。
何以爲尚。王子曰。人生而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
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
同。謂之公。公耐名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耐成羣。謂之君。
君能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
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皆至。無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

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成務。下學以起。尚
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已。王子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
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民熙熙。非舜而誰能。師
曠躅足曰。善哉。善哉。王子請入。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
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
王子歌嶠。曲名。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
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麤麤。取予不疑。
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瞋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
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如
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

且吾問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二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族
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太子晉之賢。觀於諫
壅穀洛可見。此篇雖
淺陋。亦或附會。然存之
以見其夙慧而早夭。

燕懿公卒。子欵嗣。是爲簡公。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六

丁巳周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

左氏曰夏四月葬楚康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衛獻公卒。子惡嗣。是為襄公。

闞弒吳子餘祭。弟夷末立。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弒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

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

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於上也。

履祥按。吳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猶曰。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術。楚椒焉。夫子何以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胡氏曰。以其辭位遜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未之卒。爾此方夷。未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未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未立。使札聘於上國。杜註。謂餘祭使之至魯。未聞喪。非也。吳至魯。不爲遠。餘祭弒。則赴至魯矣。爲季子安得猶未聞也。通嗣君也。則曷爲貶。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行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卽位。禮也。餘祭以弒殞。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未之命也。而請觀於周樂。雖爲博聞好學。於禮固未爲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此

行則未
可也。

二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

左氏曰。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宋災。宋伯姬卒。

公羊氏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

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穀梁氏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曰。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戍。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

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

履祥按。城杞之會。爲悼夫人也。澶淵之會。爲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之禍。則又有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卽楚久。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鄭使公孫僑爲政。

左氏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皆布路而罷。旣而朝。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殯之而行。印段從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歛而殯。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盟而復歸。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三年

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稠立。

是爲昭公

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衛侯如楚。

左氏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寇盜充斥，是以令吏完客所館，高其閭闕，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文伯復命。趙

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迂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弑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其後傳寫。誤以之爲以字爾。

魯仲由生。

四年

魯昭公元年。

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

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祈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二月甲辰。盟。楚令尹圍

設服離衛。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弗與。梁其鏗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于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

纘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邾悼公卒。穿立。

是爲莊公。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

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爲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左氏曰：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楚子麋卒。令尹圍實弑之而自立。是為靈楚公子比奔晉。

左氏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疾。縊而弑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子干出奔晉。子皙出奔鄭。葬楚子于郟。謂之郟敖。楚靈遂即位。遠罷為令尹。啓疆為太宰。荀子曰：以冠纓絞之。杜氏曰：以瘡疾赴。

履祥按：楚令尹圍弑其君麋而代之。春秋不書弑而書卒。舊說曰：從赴告也。夫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赴也。而春秋正其弑。此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於天下後世。所為懼也。何獨於圍而從所赴曰：春秋之筆，微顯闡幽。

弑其君而以薨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弑書之。若夫圍之弑，天下知之久矣。號之會，諸侯大夫皆料其篡於未弑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其狗於已弑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偽。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槩論也。雖然，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弑其君，而自立。是為楚成。已而其子商臣又弑之而自立。是為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而莫之或討也。然其兄弟子孫爭國而自相賊殺者，僅存而無遺類矣。聖人於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

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疾作不果。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尸諸衢。加木焉。

蔡漆雕開生。

六年。鄭游吉如晉。齊晏嬰如晉。

左氏曰。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爲此。

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今嬖寵之喪。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湓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怙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

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氏曰。前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曰。諸侯其來乎。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其餘君之所及也。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曰。吾

用齊桓。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德遠而後興。」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鄭作丘賦。

左氏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薑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魯有若生。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

左氏曰。甲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

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是爲哀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曰。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陳氏曰**。初書越而稱人。越驟張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孔子志于學。

論語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朱子曰**。古者十五而

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九年鄭人鑄刑書。

左氏曰。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棄疾如晉。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伯勞諸祖。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

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吳人敗之。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春。齊侯次于號。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櫝。罍。耳。而還。

十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襄公卒。公子元嗣。

是爲靈公。

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

子如衛弔。追錫命。

左氏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

敢忘高圉。亞圉。

十有一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哀公卒。

楚師滅陳。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

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十有二年。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閭田。

左氏曰。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

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禭。反潁俘。

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有三年。齊陳氏鮑氏逐樂施高彊。

左氏曰。齊樂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以如鮑氏。則亦授甲矣。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樂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反其邑。子周與之夫干。反子城。子公。

公孫捷而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子山子商

子周高氏所逐羣公子。事在襄三十一年。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晉平公卒。子夷嗣。是爲昭公。

左氏曰。魯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宋平公卒。子佐嗣。是爲元公。

孔子生伯魚。

家語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丌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王使單子命事於會。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矣。楚將有之。然壅也。

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言甘，誘我也。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苟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滅隣國而執其世子以歸戮之已為不仁乃以為犧牲而用之於岡山其殘忍刻毒無以復加矣

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楚其有咎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美。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對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履祥按蔡般弑其君而立。列於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為請之。名義皆不正矣。何以復

單成公卒。

左氏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

死乎。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禭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無守氣矣。十二月。卒。

十有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鄭簡公卒。子寧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問。乃曰。不忍廟也。將毀矣。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

民不害。遂弗毀。日中而葬。

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乃復。魯公子
愁遂如晉。魯公子愁奔齊。

左氏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初。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莒愬于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享諸侯。
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季平子不禮
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愁。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
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
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
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
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
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
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
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氏。南

削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履祥按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而內叛不書內叛必有爲也南蒯以費叛不書蓋欲張公室亦公意也忠有餘而知不足以至此爾左氏專以勢利成敗論人故其形容南蒯之叛獨詳而不知春秋所以不書之意季氏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左氏不以為非昭公不以為悖而反譏昭公之不善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大罪也左氏與當時之言如此則人心習俗之變久矣

原伯綏奔郊成景之族弑甘公過。

左氏曰：周原伯綏虐其輿臣輿人逐綏綏奔郊甘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甘悼公。杜氏曰：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爲平。

左氏曰。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楚子。楚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子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楚子奪鬪韋龜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楚子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

不封蔡。蔡不封矣。以蔡公之命召子干。此即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史狎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爲司馬。先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沿夏。將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求之以歸。楚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卽位。名曰熊居。殺囚。衣之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蔓成然。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初。楚

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國語曰。陳蔡及不羹之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履祥按程子有言。觀春秋者。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昭定哀之春秋。自楚麋卒以來。考之於傳。則於春秋筆削之意。多有可議。如公子圍。公子比。許世子止之事。則春秋於亂臣賊子。其誅舍若可疑者。或左氏所傳。不盡得其實與。今考公子比之事。如傳所言。則經當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棄疾自蔡歸于楚。弑其君。或于乾谿。公子棄疾弑其君比。而經書乃云爾者。是或有可疑也。蓋嘗反覆思之。春秋誅心之法也。以春秋誅心而言。則子干有爭國之心。而棄疾無起事之意。以春秋書法而論。則凡為弑君者所立。則以首惡書之。討賊而不以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虔弑君而立。比為是出奔。則其歸也。當正名討賊。而不討賊。則以亡公子爭國而已。虔有弑君之罪。而人莫之討。徒以其暴而弑之。則臣弑其君而已。此一匹夫。無親於楚。無援於晉。進不能正討賊之義。退不能為曹子臧。吳季子。為人所用以立而立。書法得以加首惡之名。為人所怖以死。棄

疾得以歸弑君之獄。所謂為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則陷於弑逆之罪。其此之謂與。然則用計以弑其君者。獨無誅乎。曰。唐人有言。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書一事。而兼衆義者有之。然有難兼衆義者。則舉一事以示戒而已。若夫天下之理。則未有弑其君親而無禍者。虔之弑君也。以縊。而虔即自縊。虔之弑麋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可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矣。棄疾歸罪於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監矣。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與盟。晉人執魯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水道不可。吳子辭。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

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大叔咎之。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

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履祥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南蒯之謀。公子慙從。昭公如晉。豈不欲通此意也。而以鄭故辭公。取鄭。正季孫之罪也。公子慙又獨往。而意又不達。以歸。遂出奔齊。至是執意如。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脅魯矣。又明年。復以鄭故止昭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故胡氏謂當按邾莒所訴之狀。寃南蒯。子仲。奔叛之由。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家之民。則方伯之政修矣。乃不能然。卒使季氏復強。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爲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令。未是有也。戰國秦人之辭。氣。昉乎此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楚平卽位。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犬子之子廬歸于蔡。悼犬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

左氏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共公立。

十有七年。晉釋魯季孫意如。

左氏曰。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曹武公卒。子須嗣。是為平公。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左氏曰。初。吳子夷末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嗣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史記曰。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

履祥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蔡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

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爲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

左氏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旣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彛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

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柎。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彛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

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九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左氏曰。齊侯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

是為頃公。

左氏曰。前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季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晉昭公卒。平子如晉。葬昭公。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二十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邾子朝于魯。

左氏曰。郟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昭公之春秋。莫辯於吳楚也。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二十有一年。毛得殺毛伯過。

左氏曰。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曹平公卒。子午嗣。是爲悼公。

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鄭裨竈言於子產。用瓘。瓘。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燠。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亥冥。回祿。祈于四鄩。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不與。亦不復火。

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

左氏曰。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許遷于白羽。楚遷之也。

鑄大錢。

國語曰。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

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燕共公卒。平公立。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

左氏曰。許悼公瘡。飲犬子止之藥。卒。穀梁氏曰。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飢。粥啗。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氏曰。許世子弒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履祥按古今亂臣賊子。弒其君者蓋亦多故。有以藥物弒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弒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又立此法。其諸以示萬世之防也。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

左氏曰。楚子生犬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楚子曰。建可室矣。為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

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犬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左氏曰。昭之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史記曰。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家語曰。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曰。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履祥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年十七時。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爲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所以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然適周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乃與晉平楚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今附昭公二

十年之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蓋孔子觀周。在之宋之杞之後。故齊侯。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以孔子備考三代之禮故也。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

左氏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問伍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楚子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犬子。未至。而使遣之。犬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

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棠君尙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

史記曰。齊景公與晏子狩。因入魯問禮。

鄭大夫公孫僑卒。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蔡平侯卒。子朱嗣。

魯冉雍生。魯冉求生。

二十有四年 鑄無射。國語作二十三年。蓋單穆公之言。乃在二十三年也。

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耳之察鈇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鈇。制度

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鈇而視正。聽鈇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鈇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鈇。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鈇。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冷州鳩。對曰。

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左氏曰。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槲。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聲和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立。

是爲悼侯

魯顏回生。齊高柴生。

二十有五年。王崩。子猛踐位。葬景王。王室亂。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冬。王子猛卒。是為

悼母弟句立。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景王旣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國語併注。補入。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蚩。五月。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劉子奔揚。

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劉子如劉。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及羣子。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官。敗焉。反伐之。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句。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

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人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衛端木賜生。

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弟申立。是為昭侯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左氏曰。正月。壬寅。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魯。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取西闈。攻蒯。蒯潰。八月。丁酉。

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鄆。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子朝入于鄆。

晉侯使士景伯來。鄭伯如晉。

左氏曰。三月。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餅之罄矣。惟鬯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乃徵會諸侯。期以明年。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三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左氏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日。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宋元公如

晉。卒于曲棘。子頭曼嗣。

是爲景公

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公若爲之請。不得。怨平子。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侍人僚相告公。

公以戈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司馬饒。辰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饒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旗。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孫於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

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心。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若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孔子如齊

史記曰。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政二事。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論語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履祥按。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

至。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氏曰。往年冬。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夏。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

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

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

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

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

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隄上。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

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

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

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鄩。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

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辭何爲。

楚平卒。子壬嗣。是爲昭

左氏曰。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乃立昭。

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

光立。是爲闔閭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

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吳子。吳子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堦。戶。席。皆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鉞交於胷。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

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履祥按僚稱國以弑。春秋不以光爲賊也。吳諸樊兄弟相傳。凡以爲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之子之國也。僚恃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讐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爲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初昭公之孫于齊也。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貨子猶。齮以錦示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爲魯君如晉。卒

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無成。君無辱焉。從之。秋。會于扈。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獲。君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曹悼公卒。弟露立。是爲靖公。

楚人誅費無極。

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焚之。國人弗焚。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國言未已。沈尹

戍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

六年。魯侯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鄭定公卒。子薑嗣。是為獻公。

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七年。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討敗之。皆子朝之黨。

八年。晉頃公卒。子午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勿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九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

左氏曰。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王使富辛。右張如晉。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

是爲定公。

左氏曰。昭公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

者賣之。乃不歸馬。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爲犬子。○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

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亡人。將使歸糞涂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謂季孫。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十有二月。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逝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墮反。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十有一年

魯定公元年。晉人執宋仲幾。

左氏曰。正月。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鄆。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

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十有二年

盜殺鞏簡公。

左氏曰。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

十有三年

邾莊公卒。益立。

是爲隱公。

衛卜商生。

十有四年。

陳惠公卒。子柳嗣。

是為懷公。

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諸侯盟于臯鼬。劉文公卒。

左氏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扞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八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履祥按。自二霸以來。未有盛於召陵之會。臯鼬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

尊王。於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爲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春秋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左氏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寘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旣謀而行。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陳于柏舉。夫槩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吳入郢。以班處官。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吳句卑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楚

子奔郟。鍾建負季芊以從。郟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楚平殺蔓成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鬪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楚子所在。而後從之。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

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穀梁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曰。楚平伯嬴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

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棗柳。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閉承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左氏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

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言偃生。

與言對出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六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